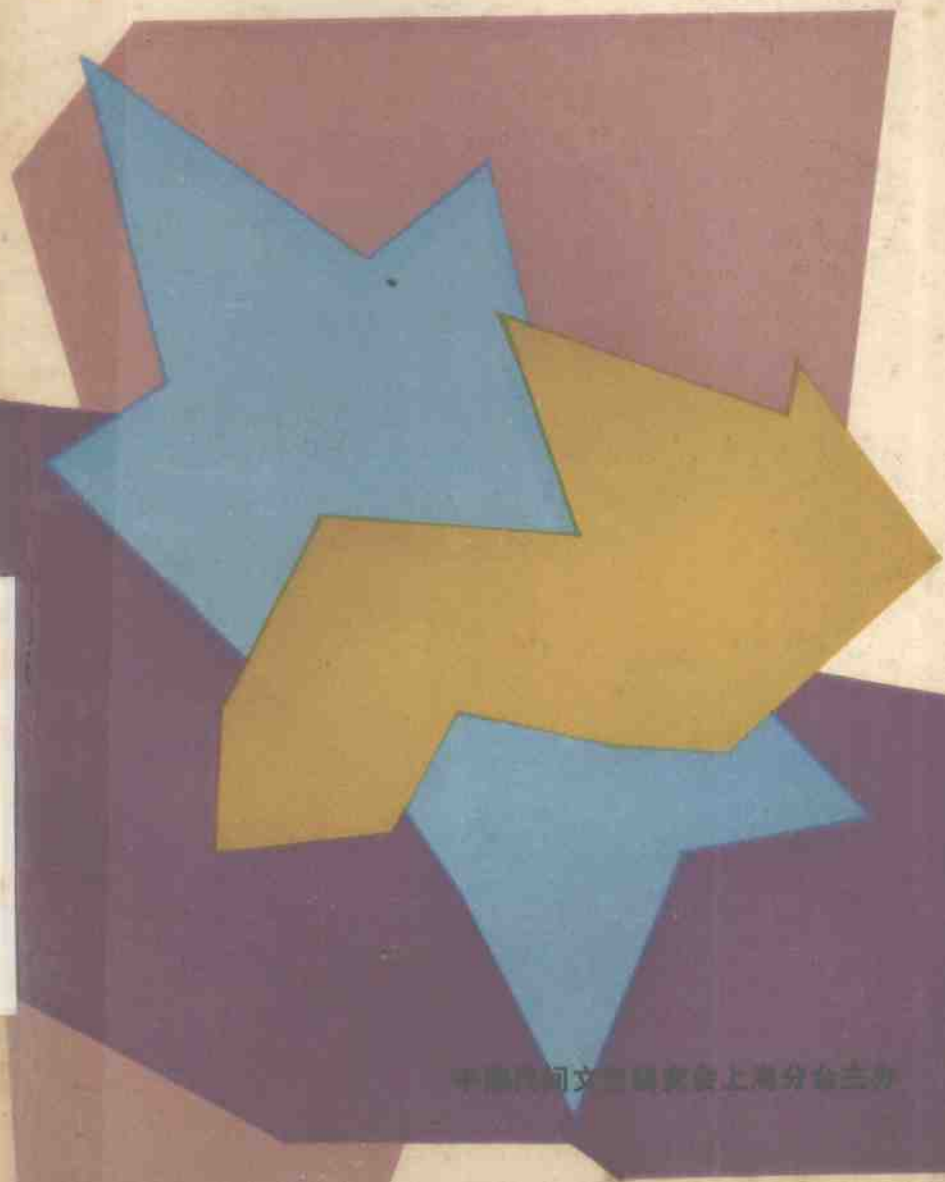


民间文艺季刊



1986 / 4

MINJIAN WENYI JIKAN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主办

郝县图书馆藏
周静书
92.7.10

民间文艺季刊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十二期)

(孟姜女传说研究专辑)

-
- 孟姜女传说的演变及其原因 姜 彬(1)
- 论战国时期杞梁妻故事的转变及其意义 胡 楚(22)
- 评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 潜明兹(31)
- 论文人创作对孟姜女故事的影响 周静书(50)
-
- 同音联想对孟姜女传说发展的作用 王 仿(61)
- 孟姜女故事在江南落根的原因 吕洪年(71)
-
- 孟姜女形象的变形神话机制 陈勤建(77)
- 孟姜女传说的文化史价值与意义 李稚田(92)
- 孟姜女故事基本结构的伦理学意义 周耀明(106)
- 孟姜女传说的传统妇女价值观 刘睥原(121)
- 孟姜女哭长城与民族心理素质 汪玲玲(129)
- 孟姜女研究三题 陶思炎(142)
- 美女与长城 涂 石(154)

——孟姜女与中国古代文化

-
- 孟姜女故事在宋金元明戏曲中的反映 李 平(162)

孟姜女戏剧琐谈 朱恒夫(179)

论《孟姜女春调》 易 人(190)

试论湖南傩戏中的孟姜女 杜 平(209)

巫风、楚文化与孟姜女 巫瑞书(217)

——湖南孟姜女故事研究之一

湖南“孟姜女”调查报告 贾国辉 袁铁坚 (226)
杜 平 巫瑞书

苏南地区孟姜女传说的特色 秦寿容 袁 震(239)

——专题采风调查报告

流传在甘肃河西的孟姜女宝卷 段 平(258)

附：孟姜女哭长城宝卷 (265)

别具风貌的《春调孟姜女》长歌 王 骥 郭维庚(278)

春调孟姜女 宗春荣唱 宗震名 张魁雄记录(283)

本刊第七至十二期总目

信息七则

主 编 姜 彬 副主编 王文华
编 委 王文华 王永生 任嘉禾 杨荫深 陈勤建
罗永麟 郑硕人 姜 彬 魏同贤
封面设计 何礼蔚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QUARTERLY

No. 4, 1986 (Vol. 12)

CONTENTS

-
- The evolution of the legend «Meng Jiang Nü» and its reason
..... *Jiang Bin* (1)
- The changes of the legend about Qiliang's wife and its significance
during Warring States *Hu Kun* (22)
- Critique of Gu Jiegang's research on the legend «Meng Jiang Nü»
..... *Qian Mingzi* (31)
- On the influence of writers' products upon the legends «Meng
Jiang Nü» *Zhou Jingshu* (50)
- The effects of homophonic association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legends «Meng Jiang Nü».....*Wang Fang* (61)
- The reasons of the rootage of the legend «Meng Jiang Nü» in the
southern area of the Yangtze River *Lü Hongnian* (71)
-
- The mechanism of transfiguration myth about image Meng Jiang
Nü *Chen Qinjian* (77)
-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legend «Meng Jiang Nü»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Li Zhitian* (92)
- The eth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legend «Meng
Jiang Nü» *Zhou Yaoming* (106)
- The traditional values of women in the legends «Meng Jiang Nü»
..... *Liu Yeyuan* (121)
- Meng Jiang Nü's crying against the Great Wall and the diathesis
of the nationality*Wang Binling* (129)
- Three articles about the legend«Meng Jiang Nü» *Tao Siyan* (142)
- A beauty and the Great Wall*Tu Shi* (154)
- Meng Jiang Nü and ancient Chinese Culture*Tu Shi* (154)
-

-
- The expressions of legend «Meng Jiang Nü» in the operas during
Song, Jin,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Li Ping* (162)
- Scraps of conversation about the theatres of Meng Jiang Nü
..... *Zhu Hengfu* (179)
-
- On «Chundiao Meng Jiang Nü» *Yi Ren* (190)
-

On the image Meng Jiang Nü in the Nuo opera of Hunan Province
..... *Du Ping* (209)

Customs of sorcery, culture of Chu, Meng Jiang Nü
..... *Wu Rui shu* (217)

A findings report about Meng Jiang Nü in Hunan Province
..... *Jia Guohui Yuan Tiejian Du Ping Wu Ruishu* (226)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gend «Meng Jiang Nü» in the area
south of Jiangsu Province
—A report of special fieldwork
..... *Qin Shourong Yuan Zhen* (239)

On «Baojuan Meng Jiang Nü» traditioning in the area west of the
Yellow River..... *Duan Ping* (258)

On the long folk song«Chundiao Meng Jiang Nü» having a distinc-
tive style..... *Wang Xiang Guo Weigeng* (278)

Chuodiao: Meng Jiang Nü..... sung by *Zong Chunrong*
recorded by *Zong Zhenming Zhang Kui xiong* (282)

appendix:

Baojuan: Meng Jiang Nü Crying against the Great Wall

PUBLISHED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No. 74 SHAOXING ROAD, SHANGHAI, P. R. CHINA

孟姜女传说的演变及其原因

姜 彬

一 杞良妻何时形成为故事，它和孟姜女故事的异同

在故事研究的领域中，孟姜女传说的探索和研究是最详尽和有深度的一个，这主要要归功于顾颉刚先生。他在二十年代就首先对这个传说作了探索，照他的考证，孟姜女传说是由二千年前的杞梁妻故事演变过来的。他的考证是系统而详尽的，但由于孟姜女传说流传的时间久远，材料纷繁，其间的变化比较大，所以，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二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孟姜女故事是由杞梁妻故事演变过来的，一种则认为这本来是二个不同的故事，虽然后者在某些方面受到前者的影响，但就它的发生和内容来说，却是二个不同的故事。也就是说，后者并不是从前者一脉相承地演变过来的。在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同贤记》中，就同时登载了杞梁妻故事和孟姜女（那时叫孟仲姿）故事，由于这二个故事的某些基本情节的相同，但却有截然不同的面目，因此，辑录者就提出了“二者不知孰是”的疑问。可见在那个时代，就同时流传着这二个故事，一个是见之于史书的杞梁妻故事，一个是流传在当时人们口头的孟仲姿故事。在唐朝时，孟姜女还没有完全坐实，在文人的记载中还与杞梁妻联系起来，例如唐末的诗僧贯休写孟姜女故事的诗，还

以《杞梁妻》命名，而叙述的却与孟姜女的事相混：

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

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

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

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

瘦魂饥魄相逐归，陌上少年莫相非。

这首诗是糅合了当时已在民间流传的孟姜女故事和刘向《列女传》中的杞梁妻的事迹，很为不伦，因此遭到了后人的非难，如顾炎武就说他“似并《左传》《孟子》而未读者矣”，他从时间上推算，认为“秦时别有此事”^①。清人钱曾也指责说：“仰何不考左氏刘向二传。”^②这些都是以史实来考后来的传说，显然把二者是看作二回事的，虽然也惊奇它们“何其相类若此”。

现代的研究者这种分歧也是存在的，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极大多数学者认为孟姜女故事是从杞梁妻故事演变过来的，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这是两个截然不相关的故事，如路工同志虽然他也承认孟姜女故事是受了杞梁妻故事的影响，但前者并不是后者演变的结果。苏联学者李福清也同意路工的看法，认为顾先生的看法“论据不足，不能令人信服”。

在今天的学术界这个问题的分歧并不很大，绝大部分的学术界人士对此并不抱怀疑态度，但少数同志对这个问题提出的意见，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它反映了杞梁妻故事到孟姜女故事，它们之间的变化是那么大，以致使人很有理由怀疑到后者是从前者演变过来的。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身并不十分重要，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认为孟姜女故事不是杞梁妻故事演变而来的时候，论者突出了前者和后者的不同点，这使孟姜女故事的主题有了较深的发掘，因

① 顾炎武《日知录集解》卷二十五。

② 钱曾《读书敏求记》。

此，这问题的讨论，从另一方面有利于孟姜女故事研究的深化。

这种分歧的出现，是由于孟姜女故事与杞梁妻故事确实存在着重大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同的方面少而异的方面多，作为同一故事来说，这是其他故事中很少有的现象（《白蛇传》传说，也有类似的现象，因此，也成为争论不决的问题）。

我们不妨把杞梁妻故事和孟姜女故事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加以比较研究。

古籍中有关杞梁妻事迹的记录，大致有如下几处：

一、《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传中说到：杞梁袭莒战死，齐侯自晋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

二、过二百年出世的《檀弓》一书中，在说到杞梁妻知礼的时候，说到“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

三、稍后的《孟子·告子下》中，有“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

四、此后，一直到西汉后期的刘向才在《列女传》和《说苑》中，把从《左传》起的几百年中关于她流传的材料，集中起来，并且加上了一些新的情节，写成较有系统的传记。

从上述几个材料来看，一直到西汉后期刘向的时代，这故事的重点不是杞梁妻，而是为国不屈、英勇战死的战将杞殖华还。《左传》中在杞梁妻却郊祭之前，有一段杞殖华还为国捐躯的叙述：“齐侯（齐庄公）还自晋，不入，遂袭莒，门于且于，伤股而退，明日，将复战，期于寿舒。杞殖华还载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赂之，使无死，曰：‘请有盟！’华周对曰：‘贪货奔命，亦君之所恶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亲鼓之，从而伐之，获杞梁，莒人行成。”描写了杞殖华还英勇地深入到敌方的隧道里，严重地威胁了莒国，莒国用重货贿赂他，他们严正地拒绝了敌国的利诱，以身成仁。这之后才有杞梁妻郊

吊的一节，从整个故事看，战将杞梁的英勇表现是主要的，杞梁妻的郊祭，只处在陪衬的地位。

在刘向的《说苑》里，对于杞梁华舟的节义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有进一步的描写：“齐庄公且伐莒，为车五乘之宾，而杞梁华舟独不与焉。故归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无义，死而无名，则虽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义，死而有名，则五乘之宾尽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华舟同车侍于庄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华舟下斗，获甲首三百。庄公止之，曰：子止，与子同齐国。杞梁华舟曰：君为五乘之宾，而舟梁不与焉，是少吾勇也；临敌涉难，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杀者臣之事也，齐国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进斗，坏军陷阵，三军弗敢当。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闲，不能入。隰侯重为右，曰：吾闻古之士犯患涉难者，其去遂于物也，来吾踰子。隰侯重仗插伏炭，二子乘而入。顾而哭之，华舟后息，杞梁曰：汝无勇乎？何哭之久也。华舟曰：吾岂无勇哉，是其勇与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与子同莒国。杞梁华舟曰：去国归敌，非忠臣也，去长受赐非正行也，且鸡鸣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杀者，臣之事也，莒国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进斗，杀二十七人而死。其妻闻之而哭，城为之隳，而隅为之崩……”这段有声有色的描写，把杞梁华舟写成义勇双全的英雄，其人顶天立地，其事可歌可泣。在这段记叙中，故事的中心人物，当然是作为忠于自己责守的战将杞梁华舟，关于他妻子的事，更是一带而过。这段叙述里增加杞梁妻的一个新情节，哭崩城隅，但在故事里，这也仅仅是一个附属的情节，使人觉得她之所以能哭崩城隅，也不仅仅是她的真诚动天所致，而更多的是杞梁忠勇死战的事激发了他的妻，所以，才能此哭，才哭得城崩。

到此为止杞梁妻还只是故事中的一个配角，还没有关于她的完整的故事。虽然，在一些文人的著作中，常讲到她的善哭，如《韩诗外传》说到“杞梁妻悲哭，而人称咏”。《玉台新咏》中枚乘的诗中

也有“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王褒的《洞箫赋》中形容箫声的美妙时说：“钟期牙旷怅然而愕立兮，杞梁之妻不能为其气！”等，这些说明在西汉时，在士人中形成了杞梁妻善歌哭这样的观念，但关于她的故事西汉前期还是没有看到的。到西汉后期刘向的《列女传》中才有她的传记，那故事也是极简单的。

“齐杞梁殖之妻也。庄公袭莒，殖战而死，庄公归，遇其妻，使使者吊之于路。杞梁妻曰：‘令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于罪，则贱妾有先人之弊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于是庄公乃还，车诣其室，成礼然后去。杞梁之妻无子，内外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诚感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既葬，曰：‘吾何归矣，夫妇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则倚父，夫在则倚夫，子在则倚子。今吾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内无所倚以见吾诚，外无所倚以立吾节，吾岂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谓杞梁之妻，贞而知礼。诗云：‘我心伤悲，聊与子同归。’”

到这时，才有以杞梁妻为主的故事，并从战斗故事附属地位独立出来，单独成为“杞梁妻”故事。

这篇传记，可以说把杞梁妻的传说，从《左传》到西汉末的七八百年间的发展做了一个总结，所谓杞梁妻故事已尽于此了。从东汉到六朝，这故事再没有大的改变。从这篇传记里，杞梁妻故事，大致有如此几个情节：

- 一、却郊祭；
- 二、枕夫尸于城下而哀哭；
- 三、崩城；
- 四、赴淄水而死。

这篇传记故事存在着矛盾和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已经前人指出，如既却郊祭，庄公到他家去祭了，为什么还让他暴尸疆场；杞梁妻既却郊祭，倒反而又到野外去扶尸痛哭呢？这个人物的内涵和

精神面貌，前后就不一致。当然，故事是难以用严密的逻辑来要求的，处处要求说得通，就没有故事了。从这篇传记来看，从内容上也增加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从杞梁妻是个知礼的妇人，进而变成了一个节妇（内无所依，以见吾诚；外无所依，以立吾节），已开始向贞节观念发展了。这也是时势所使然的，这时封建制度已趋巩固，要求妇女不仅合“礼”，而且要有节操。根据“阳尊阴卑”的世界观建立起来的“三纲五纪”的伦理，就是讲求妇女完全从属于男子的道理的。

《珞玉集》是唐玄宗天宝年间辑抄的一部丛书，里面有出自《同贤记》一书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已具备了孟姜女故事的基本形态。这个故事和杞梁妻故事的联系比较微薄，如果说，后者是由前者演变过来的话，那末，可以说这是一种脱胎换骨的变化，另具有一种全新的面貌。二种不同的意见，也是从这里发生的。为了比较，把这个故事的全文抄在这里：

“杞良，秦始皇时北筑长城，避苦逃走，因入孟超后园树上。超女仲姿，浴于池中，仰见杞良而唤之，问曰：君是何人，因何在此？对曰：吾姓杞名良，是燕人也，但以从役而筑长城，不堪辛苦，遂逃于此。仲姿曰：请为君妻。良曰：娘子生于长者，处在深宫，容貌艳丽，焉为役人之匹。仲姿曰：女人之体不得再见，君勿辞也。遂以状陈父，而父许之。礼毕，良往作所，主典怒其逃去，乃打煞之，并筑城内。超不知死，遣仆欲代之。闻良已死，并筑城中，仲姿既知，悲哽而往，向城啼哭，其城当面一时崩倒，死人白骨交横，莫知孰是。仲姿乃刺指血以滴白骨去，若是杞良骨者，血可流入，即沥血，果至良骸，血径流入，使将归葬之也。”

这篇故事和《列女传》中《杞梁妻》故事比较起来，仅两点有类同之处：一、丈夫的名字相似，一为杞梁，一为杞良（一字之差，略见痕迹）；二、哭城崩倒的情节相似，但哭城的原因和细节，也不相同。杞梁妻由于夫战死，自己没有依傍，于是就夫尸而哭，她的哭

是为自己哭的成份多；而孟仲姿的哭，却是为情哭的成份多。杞梁妻之夫，尸在野，就夫尸而哭，她哭倒城，城本来与她是不相干的，哭倒城不是她的目的，城竟应声而倒者，是由于她“内诚感人”（这明显是受了汉人“天人感应”的观念而起的，传的作者刘向是和董仲舒一样，是“天人感应说”的信奉者，他推算历史上的吉祥灾害，都是附会于“天人感应”的）；孟仲姿之夫，埋在长城中，她是为寻夫骨而向城哭的，她首先存着寻见夫骨的愿望。前者之哭倒长城完全出于一种偶然的因素，哭倒长城不是她的目的，受到她哭声感应的，也可以是长城，也可以是别的物，在别一种说法的故事里，哭倒的是“梁山”；后者的哭倒长城具有一种必然性，城倒，才现出她丈夫的尸骨，达到她的哭的目的。

两个故事的其他部分，却没有一点相同的，其重大的相异之点，如：

- 一、时代不同：杞梁是春秋时人，杞良是秦始皇时代的人；
- 二、地域不同：杞梁是齐人，杞良是燕人；
- 三、身份不同：杞梁是战将，杞良是役卒；
- 四、名称不同：杞梁妻没有名字，以夫名为名；在这意义上，她还不具有独立的人格，而是依丈夫而存在的；《珣玉集》里，主人公已经有了自己的名字，叫孟仲姿，已出现了后来孟姜女的姓；
- 五、人物不同：杞梁妻故事中，是杞梁妻、庄公和使者（杞梁已死）；孟仲姿故事中，除孟仲姿外，出现了男主人公杞良，以及孟父和仆人；
- 六、哭崩的城不同：前者未知城名，据考是杞城或莒城，后者则为万里长城；
- 七、情节不同：《列女传》中《杞梁妻》故事有四个情节，见前面所述。

孟仲姿故事的情节，却是：

1. 杞良避役逃走，躲在孟超家后园树上；

2. 孟仲姿浴于池中，仰见杞良，因体为其所见，因以许身；
3. 婚后，良往作所，被打煞，筑入城中；
4. 闻良死讯，仲姿寻夫；
5. 向城而哭，长城崩倒，出现白骨；
6. 滴血认骨；
7. 归葬。

八、情节的迥异，引起主题思想的不同：前者表现古代妇女的知礼和殉节；后者则已隐隐有反徭役的含义。

从以上几方面的对照来看，这两个故事之间的联系确实很稀薄，异多同少。

为什么在《同贤记》中，故事有这样突然的变化呢？自此以后，故事不仅具有全新的面貌，而且取得越来越明显的社会意义。杞梁妻充其量不过是值得同情的封建阶级内部有卓识异行的节妇，士大夫歌颂她因为她的行为完全合乎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她的意义和封建社会的忠臣义士一样，人民同情她是因为她遭到不幸，而且她在不幸中的行为，表现了卓行节操（这虽然是统治阶级需要的封建道德，却是为社会所看重和钦佩的）；当然，也有她的不幸是由于她丈夫是为国英勇不屈而献身的，因此，她的悲哀在这一点上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意义。但她所涉及的阶层极狭窄，她的故事是封建上层中发生的，和广大下层人民的关系不大，因而，她的社会意义也是有限的。她个人的悲剧成份多于社会的悲剧成份。

而孟姜女则不同，孟姜女故事是在千家万户的遭受徭役的苦难的基础上发生的，家破人亡的厄运，正威胁着广大人民的心灵，所以孟姜女的命运是与广大人民的命运密切地联系着，它并不是孟姜女一家的悲哀，而是表达了千家万户面临着苦难。所以，孟姜女故事和杞梁妻故事比较起来，它的社会意义就要大于后者。人民同情她，因为她的遭遇代表了人民，她的悲哀正是广大受徭役之害人家的悲哀。杞梁妻的悲哀是统治阶级内部关系所造成的，她

无怨于她丈夫为之粉身碎骨的君王，她无疑是把丈夫的死于戎事，看成是无上的光荣，她的悲哀只是她个人的悲哀，与广大人民是隔了一层的，而孟姜女是普通的一个民女，她和统治者的关系是一种被压迫的关系，她的悲苦命运是统治者所造成的，她处在矛盾的对立面，因此她的哀怨是冲向统治者的。她得到人民的同情和仰慕，并不仅仅是因为她是一个有卓行绝操的不平凡的女性，而更多的是她的悲苦正是她们的悲苦，她哭出了大家心里的悲哀，她是她们的代表。

她不再是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懿范（尽管统治阶级的文士尽力要把她拉向这方面去），而是一个和封建王朝作对的叛逆的女性。

二 孟姜女故事的形成及其社会背景

孟姜女故事的背景为什么在秦始皇时代，它孕育和形成于何时？

孟姜女故事的形成时代，国内外的学者根据现有材料，大都推断为隋唐之间，因为她的故事初具雏形的作品载在《珮玉集》里，这个本子是唐天宝十九年所抄录，它据以为本的是《同贤记》，时间比《珮玉集》为早，因而可以推断这个故事的形成至迟在唐初，甚至在隋代；其次，故事中的“滴血认骨”的情节，比哭夫、崩城等情节出现得迟，它可能在南朝时加进去的，因为这时曾流行过滴血沥骨认亲的风气，所以，故事的最后形成，不会早于南朝，而迟则不会迟于隋唐之间。

这推断大致上是不错的，但故事决不会突然出现的，它必然有一个相当长的孕育期，那末，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孕育，和逐渐发展而来的呢？前面已说过，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认为二千多年前《左传》上的杞梁妻的却郊祭是它的发端，后来随着时势的变迁而逐渐充实变化过来的，但从上面我们对杞梁妻故事和孟姜女故事的比

较结果看，这个论断所根据的事实是不充分的，所以，千百年来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正如上面的比较所指出，这两个故事的差别是那样悬殊，同少而异多。如果说后者是前者演变过来的，那么这种转变的中间环节是什么？我们还找不出故事转变的中间环节来，而且存在着两个故事不同的发展方向和路线。因此，不能不推想这两个故事，各有它们的源头，象杞梁妻故事发生于春秋时代诸侯争战的环境里一样，孟姜女故事也发端于它自己的生活土壤里，这两个故事各自流传了许多年之后，由于某些方面的相同，才慢慢地融合起来，成为一个复合的故事，从现有材料看，甚至于孟姜女故事形成之后，仍然具有自己生命力的杞梁妻故事，还在一部分人中间流传，它作为被录之于古籍的史实，不但在唐时，甚至在明清仍然被士人所传颂着。

那末，孟姜女故事是何时发端的呢？产生这故事的生活土壤又是什么呢？

孟姜女故事的发端，也就是它的孕育期，一定大大早于隋唐年间，它是在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一个转折时期，第一个封建王朝——秦的政治、经济中发生出来的。孟姜女故事的背景放在秦王朝的统治时期，并不是随意加上去的。

秦王朝存在的时间不长，前后不过十五年，但它在中国历史上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秦始皇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它统一六国，改革制度，打下了二千多年来封建帝国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上是作出了贡献的。但在短短的时间内，开创一个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它的手段必然靠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所以，他同时又是一个著名的暴君。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王朝到它灭亡的短短的时期内，他外击胡越，内筑长城，兴水利，修驰道，造宫室，建陵墓，弄得民不聊生，对人力和财力的糜费是难以想象的。当时的中国人口不过二千万，而修筑长城就发卒三十万，而筑长城只是其中的一项。其实秦筑长城比之后代有的朝代来，并不是最突出的，如

北齐、隋朝筑长城的规模都比秦要大，前者发卒一百八十八万人，后者也达一百多万人。何以秦的筑长城特有名呢？因为它象征着秦朝的整个暴政。秦除筑长城外，伐胡越就发兵三十万，造宫殿也动用七十余万人，营造陵墓征集七十万人，其他如修驰道，兴水利都大量动用了人力。这些还只是直接参加工程的役卒，至于后方供给所动用的力量，更数倍于此^①。孙子说过这个道理，他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草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用兵打仗是如此，筑长城，造宫殿也无不如此。所以，到了二世，国内盗贼蜂起，无以为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说到这种情况，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伤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秦的人力物力已经动用到了极限了。《汉书·食货志》中董仲舒曾把秦的徭役和古代人的徭役作了比较，说：“古者使民不过三日，……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这种算法是否合乎实际，尚可疑议，但秦时徭役的重是没有疑问的^②。造长城的规模，连现代人看起来都难以想象，一九八一年瑞典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的皇后在登了长城后就说：“在大约两千年之前，要向参加修建长城的大批民夫提供食物和维持生命的

①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说到过秦兵攻胡，国力耗损的情况：“秦皇帝不听[李斯之谏]，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沮]泽咸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河北。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又使天下负盐挽粟，起于东陲，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以粮餼，女子纺织不足以帷幕。”

② 《通鉴》卷十八严安上书中也说到秦在对胡越之战中人民流离之苦况：“戍者死于道，输者殢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奔市，因以滴发之，名曰滴戍。”在十八卷中又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象这样关于秦暴政的描述和借鉴为教训，史不绝书，可见它影响之大。

其他条件，该是多么困难的事。我认为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①可以想见，当年筑长城的役卒饥饿和死亡狼藉的状况，造成人民的痛苦有多深啊，怪不得秦的长城给后代人民留下的印象的深刻程度了。

所以，在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秦王朝是最受到诅咒的一个对象，关于他的故事遍及全国。筑长城也是文艺作品中屡屡道及的一个题材。孟姜女故事是最集中的一个。孟姜女故事既出于秦朝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是不是它在秦时或者汉初就产生了呢？当然不是。故事有一个发酵过程，它的产生和形成还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否则这种可能性只能潜伏在社会生活的流里。在西汉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故事，秦亡汉兴，在改朝换代之际，政治一般比较清明，人民得到了暂时的休息，生产力得到逐步恢复，这时候，人民充满了对新政权的憧憬和希望，眼睛是朝着前看的，对恶梦般的已往，不屑也不暇回顾；只有经过了社会的动荡、离乱，往日的苦难才又在眼前浮现，重温，当前的社会生活是历史的催化剂，结出了艺术创作的花果。孟姜女故事经过了孕育、酝酿，经历了东汉末年长期的战乱，残杀，才逐渐形成。最早，大约在东汉末年，出现了带有叙事因素的古诗《饮马长城窟行》，原辞是一首征人之妻相思的诗，这首歌含义婉转，颇带古风，其中有一个情节，带着后来为孟姜女故事发展的信息：“……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如何？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这首歌假托遗鱼寄书，表达了思念征人的情绪，反映了当时社会出征戍边造成的人民的苦难，但从它的辞的古朴文雅看来，当然出之于士大夫之手的，据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所说，拟为“蔡邕之辞”。

到了魏，陈琳有一首同题的诗，则进一步道出了筑城苦和征戍

^① 1981年9月19日《参考消息》。